

近代文学批评史

中文修订版·第三卷

〔美〕雷纳·韦勒克 著 杨自伍 译



René Wellek

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上海译文出版社

近代文学批评史

1750—1950

第三卷

过渡时期

〔美〕雷纳·韦勒克 著 杨自伍 译

René Wellek

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文学批评史(中文修订版)第三卷 / (美) 韦勒克(Wellek, R.) 著;
杨自伍译. —修订本.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9
书名原文: 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ISBN 978-7-5327-4768-9

I. 近... II. ①韦...②杨... III. 文学批评史-世界-近代 IV. I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4676 号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René Wellek

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1750—1950

VOLUME 3; THE AGE OF TRANSITION

本书根据 Yale University 1955 年版译出

Copyright © 1955 by Yale University

中文本版权由 Yale University Press 提供

图字: 09—1996—131 号(3)

近代文学批评史 第三卷 [美] 雷纳·韦勒克/著 杨自伍/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200001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6 插页 2 字数 292,000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3,200 册

ISBN 978-7-5327-4768-9/I·2657

定价: 39.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严重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571-85155604

三、四卷序

这部《近代文学批评史》的三、四卷脱稿时，篇幅之长，耗时之久，远远超过我原先的设想。十九世纪的批评撰著之浩繁，令人惊叹；前两卷又确定和限定了文献运用的格式；后两卷内容方面时间跨度较长，需要扩展到两个新的国家，美国和俄国，我相信，凡此种种足以说明三、四卷由于规模宏大，所以延期完成。我推迟考察西班牙的理由在于，在所谓“九八年一代”^①出现之前，西班牙批评看来主要是反映法德两国的发展。在第五卷里，回首瞥视一下十九世纪，就可望笔无疏漏了。

不过关于这项工作的旨趣，主题，方法的限界，应当有所交待，一则应该重申第一卷序言，二则大家提出的非议，理应有所考虑。我着重关注的是追溯文学理论的历史，即围绕一切想象性作品的诗学，不论是用韵文还是用散文写的。一般美学与文学理论以及单纯文学见解，在这两端之间，我力求保持中间立场。我确信，从评判分析单整的艺术作品这层意思上看，文学理论不能与美学和实用批评割裂开来。这一方面大家的尝试，确乎注定会失败：比如诺斯罗普·弗赖，在《批评的剖析》(1957)的“论战性导论”里，他主张理论(他称之为批评)与趣味史分道扬镳，并且提出“文学研究绝不可能建立于价值判断的基础之上”(《剖析》，20页)。人们无法在真空中获得文学的理论，原理，标准：历史上每位批评家，都是结合具体艺术作品而发挥各自的理

论,而这些作品他又须加以取舍,阐释,分析,归根结底,进行评判。批评家运用各自的理论来支持、印证和发挥自己的文学见解、品第和判断,同时又要通过审视艺术作品,才能推演和维护并且例示这些理论,使之变得具体明了,言之成理。主体形成了一个总体,倘若我们从中单单抽绎一个个头绪,就会严重破坏理解和作品的意蕴。

作者有权界说本人著书立说的性质和范围。我看不出文学理论与实用批评能够分路扬镳,我也不想撰著圣茨伯里所提供的那类著述,因为他有意不把兴趣放在理论和美学方面。“批评”全然不能构成一门统一完整的学科,这种异议更是不足听信。埃里希·奥尔巴赫在《罗马语言研究》(62期,387—397页,1956)上论证道,由于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它们的交错现象很多,文学批评上那些假定,宗旨和重点极其纷繁,所以文学批评不是一门统一完整的学科。不过这种纷繁的特点(仍以一门单整的学科——文学为目标),正是本书的论题:它的论旨之一在于围绕不同的侧重方面,探索途径,研究方法,关注与兴趣加以类聚区分。可是这些分辨,判断,品第,并不要求采取一种希腊文化末期兼收并蓄的态度,一种准的无依的相对主义;另一方面来看,它们也不意味着否定宽容态度,古今相通精神以及精确缜密的作风。某些学者倡言彻底的相对主义,它导致了怀疑主义,终而流于判断的瘫痪:这无异于放弃批评赖以存在的根本理由。我坚持一种观点,而且不想放弃,同时我确信有些学说为真理,而有些学说则为谬误,尽管我懂得在特定场合,只有采取小心的保留态度,某些学说才可以为人接受。然而我希望,上述信念的核心(我在别处,在《文

① 指 1898 年美国战争后青年一代作家。

学理论》和结集为《批评诸概念》的多种散篇中,都有所阐发),绝非作为一成不变先入为主的模式而强加于人。它应出诸历史,正如历史本身一样,也唯有搀合一套错综的问题和答案方可理解。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都不是我的指导标准,我主张的是一种“透视眼光”——争取从各个可能的方面去看待一个客体,同时确信存在着一个客体:例如尽管盲人各持一说,大象却是存在的。要说我或者任何别的史家不是盲人一族的成员——单单抓住了象身,象牙,象尾,或是象足——怎样才能证明这一说法可以成立呢?唯一的答案恰恰就是从历史本身发展起来的东 西:大量的学说和见解,判断和理论,它们是人类积累起来的智慧。因此我的希望是,本书不致仅仅让读者陷入众说纷纭的泥沼而不知所从,而且也不把历史鄙视为接二连三的失败,看作是企图爬上我们现今荣耀高峰的注定失败的尝试。恰恰相反,本书是抱着下述信念写成的:历史和理论互相发明,史实和思想,过去和现在,乃是一个密切相关的统一体。

倘若没有许多协会组织和朋友们的鼓励帮助,这样一部著作便无法写成。我谨向下述组织深表谢忱:古根海姆基金会,使我一九五七年那次获益良多的欧洲之行得以实现,美国学术协会总理事会和富布赖特研究津贴会,让我主要在意大利和英国度过了一年(1959—1960)时间。洛克菲勒和伯林根基金会,概允我于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期间再度休假,免除教学任务。朋友们分别审阅了部分手稿,并提出宝贵建议。我特别感激地想到了伊迪斯·克恩,洛尔里·纳尔逊,斯蒂芬·吉·尼科尔斯,小布兰奇·阿·普赖斯,R. W. 里德尔夫妇,诺娜·德·肖,亚历山大·威尔斯以及威廉·克·威姆沙特。奈尔斯·沙林帮看校样。大卫·霍恩则是一位向来仔细的编

辑。若无许多大图书馆所提供的充分方便,本书亦无法写成,承认这样的简单事实在现在已经不属多见了,在我的名单上,耶鲁大学图书馆应居首位,但在欧洲我曾使用过佛罗伦萨的国家图书馆,罗马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伦敦的英国博物馆,牛津大学的博德里安图书馆和泰乐安研究院图书馆。对于这些单位的热情接待均应表示谢意。

雷·韦 纽黑文,康涅狄格 一九六四年六月

三、四卷导论

倘若在三四十年以前,看来十九世纪后期理所当然是批评的黄金时代。尤其在法国,情况确乎如此;圣伯夫和泰纳声誉显赫,古往今来的文学史上,任何其他几乎单凭批评而见称于世的批评家,名气都在两人之下。但在其他国家,批评同样成为一项首要关注的中心活动,一种为人喜好的体裁。批评家也一变而为公众和民族心目中的大人物:例如俄国有别林斯基,意大利有德·桑克蒂斯,丹麦有布兰代斯,西班牙有梅嫩德斯·伊·佩拉约,英国有马修·阿诺德。颇有趣味的是,惟独德国和美国,好像缺乏堪与伦比的人物,回顾起来,亨利·詹姆斯固然大批评家,海涅,尼采,狄尔泰作为批评家也不大可能受到忽略,不过他们的声望却建立于不同的基础。

由于一般文学的研究和探讨的空前发展,批评的巨大社会作用,在十九世纪得到扶持和并行不悖的拓展。文学刊物和宣言之多,学术界关心文学的风气之盛,反映出批评家人数众多。《爱丁堡评论》、《季刊评论》和《布莱克伍德杂志》,在十九世纪前数十年所起的作用,可与其后的《双周评论》和《星期六评论》相提并论。法国的《两世界评论》,意大利的《新选集》,美国的《北美评论》,德国的《边陲信使》和《普鲁士年鉴》,俄国的《现代人》和《祖国纪事》,其作用也可谓本国的任何刊物难与匹敌。有关十九世纪大量评论杂志,在左右舆论,特别是在决定文艺趣味和讨论文艺思想时的作用问题,已经有人撰写专

著,而且还可以大做文章。

XII 大学的作用可谓同样重要。法国人所说的“学院派批评”,起始于波旁王朝复辟不久之后,在索邦神学院,阿贝尔·弗朗索瓦·维尔曼,面向大批听众发表了口若悬河的讲演。布吕纳介,曾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执教多年。即便圣伯夫和泰纳,也是在高校的讲坛上崭露头角。马修·阿诺德担任牛津大学诗学教授长达十年。德·桑克蒂斯,于一八七〇年在那不勒斯大学做了比较文学教授,卡尔杜齐担任博洛尼亚大学教授垂四十余载。在德国,许多认认真真的文学研究转到了大学教师的手里:尼采青年时代曾任巴塞尔大学古典语文学教授;狄尔泰在漫长的成年生活中,一直是哲学教授(1866—1911)。在美国,只有洛威尔是一位与学术界有联系的批评家,而俄国批评则大抵一直掌握在新闻记者和自由职业作家手中。

学术性文学研究当然未必带有批评性质。总的说来,这类研究倒是促进了文学史的发展。文学史实际拓展到古往今来和各个民族,这主要是十九世纪的工作。修撰文学史是十八世纪开创的一项课题,不过当时游移于两端:一面是赫尔德式神思飞越的思辨活动,一面是蒂拉博斯基^①或托马斯·沃顿的追效者们那种辛勤的古籍汇编。叙述性的文学史,在浪漫主义运动之前并不存在。施莱格尔兄弟是近代文学史的鼻祖,西斯蒙第,弗里埃,安培和维尔曼接踵而至,草创了法国文学史的编撰。起先意大利和英国令人奇怪地落伍了,沃顿之后,英国后继无人。纵然如此,前数十年播下的种子,很久之

^① 蒂拉博斯基(Girolamo Tiraboschi, 1731—1794),意大利学者。24岁起任米兰大学的修辞学教授。第一位意大利文学史家。代表作为16卷增补本《意大利文学史》。

后才纷纷吐芽，见于盖尔维努斯和黑特涅尔^①，泰纳和布吕纳介，德·桑克蒂斯和布兰代斯，以及难以计数的效法者的巨著。文学史为批评提供了无涯无涘的新材料和新问题——因其浩如烟海，这一挑战结果反而令人手足无措。

谁也否认不了，当时的批评著述层出不穷，批评主张日见扩大，批评方法和材料大量涌现，批评威望有所提高。但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对于本书讨论的七十年期间真正批评方面的成就，我们恐怕就要作出一个更为平允而较少赞许的评价。甚至可以这样说，十九世纪下半叶在某些方面形成了批评史上的一次衰替，甚或偏离正道。

XIII

如果我们认为，批评的中心任务，在于界说和表述诗歌及文学的性质——诗学，文学理论——那么就可以得出令人沮丧的结论：十九世纪后期并未推进浪漫派大批评家们自成系统的成果，而是每每后退。倘若文笔浮夸且立论奇异的恩·斯·达勒斯^②姑且不论，可以说英国不曾产生过堪称新颖而组织严密的诗歌理论。便在浪漫主义理论诞生地的德国，富于创见却不大为人注意的青年尼采，倘若不算在内，可以说继菲舍尔那部博取众长的《美学》之后，所写文字基本不外是祖述歌德和席勒、洪堡和黑格尔的学说教条。当时主要的创举是一种尝试，仿照自然科学而建立一门诗学的科学：全力以赴者，主

① 黑特涅尔(Hermann Theodor Hettner, 1821—1882)，德国文学史家。在艺术史方面著述颇丰。在耶拿大学任教授，讲授艺术史和文学史。主要以研究美学、文学和艺术著称。文学方面的主要著作作为《十八世纪文学史》，分为三部，分别论述当时的英国、法国和德国文学。另有《近代戏剧》和《意大利研究》等。

② 达勒斯(E. S. Dallas)，参见《批评史》，卷2原书页码104页。

要为法国的泰纳,埃内琴^①,布吕纳介和左拉,以及德国的狄尔泰,威廉·谢勒尔^②和俄国的亚历山大·维谢洛夫斯基^③。相信大家现在会一致认为,这项事业已经惨败了。与此关联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美学,在今天看来,肯定属于极不完备的美学,至少从铁幕这边来看是如此——不论作为一种反浪漫主义的论战武器来说,它们可能具有几多历史的合理性。因为它们所导致的结果是混淆生活与艺术,否定想象力,曲解作为制作和创造一个象征世界的艺术的性质。历史主义作为十九世纪的另一硕果,大大开阔了时空视域,并且增强了艺术及其形式的多样化意识,但对批评也产生了副作用:导致损害性的相对主义,还有价值判断方面漫无准的,随着十九世纪的迈进,这一点变得更其彰明较著。

十足的主观作风,即批评方面的“印象主义”,仅为相同思路的反面而已。“灵魂在杰作中的探险”仅为另一公式,反映的是丧失价值标准,主张相对主义和自行其是。为艺术而艺术运动那种界限明确的立场,同样造致了剥夺人性的恶果,因为运动放弃了艺术要注重社会和哲理意蕴的一切主张,当然作为针对市侩风气和粗暴教训做法的逆反,那场运动不无裨益。我们也不能否认,德西莱·尼扎尔^④和
XIV 布吕纳介新式的法国古典主义,带有窒息思路的褊狭性,阿诺德标举

① 埃内琴(Émile Hennequin, 1859—1888),法国批评家。主张根据泰纳的理论和实证主义,认为艺术作品的内在组织从属于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三个层面,建立艺术创作的科学理论。著作主要有《科学的批评》等。20世纪60年代被重新发掘,学界有人认为他是法国新批评的先驱。

② 谢勒尔(Wilhelm Scherer),参阅《批评史》,卷2原书页码340页论述和译注。

③ 维谢洛夫斯基(Alexander Veselovsky),参阅《批评史》,卷4第12章专节论述。

④ 尼扎尔(Desire Nisard),已见《批评史》,卷2原书页码338—339页。

的“文化”说，也不无维多利亚时代的局限性，托尔斯泰的道德学说则显得呆板冷酷。

综而论之，十九世纪批评把捉不住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性：不是走向说教作风的极端，便是走向为艺术而艺术的形式主义的极端——或者换个说法来解释这种二分论，要么走向的极端是宣称对于有益于艺术的超自然因素具有玄妙的洞见，要么走向的极端是将艺术归结为单纯技艺，游戏或是雕虫小技。这样的概括，看来不算过分轻率。爱伦·坡则兼取两说，在世纪伊始，便具体说明了批评界的上述困境。马拉梅在跨入二十世纪时，也面临如此局面，他曾经梦想有一种“表示缄默的消极美学”，以唯一的作品替代所有其他书籍。我们甚而可以持之有故地说，即便圣伯夫那样意奋笔纵的作家——涉猎广博而又探赜索隐，学识渊深而又感受敏锐——也把批评引向了传记研究的歧途，间或甚至流于大谈轶事和散布流言一路。

但是倘若推究一下这番指斥，我们肯定最终对它的偏颇或者至少是立论不周大为惊诧。由于在各个方面所作的繁多努力，严格说来，十九世纪毋宁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批评的实验场所，一场声势浩大无休无止的争论，其中每个可能成立的立场，都已推向极端。我们可以察识到，差不多所有依然围绕我们的理论学说的演进过程（而且有时落到荒诞无稽的地步）：如唯科学论，历史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说教作风，唯美主义，象征主义，不一而足。不过十分重要的是，在讨论这些争议问题的同时，批评个性纷然呈现，不只是个人，而是诸多个性，与之俱来的独特精神面貌，扞格矛盾，对峙模式，成败得失。一部批评史不可能单单是一部产生于真空的思想史，一个仅对观念论点探本溯源的过程，原因即在于此。幸而各种观念，论点，学

说,在大批评家的著作里,处于一种血脉贯注的完整形态,而又不会在别处重复出现,可谓各自都有一家之言,从而在我们评价人品和作品时颇有价值。

在这些批评家中间,有几位不妨说构建起一座桥梁,可以沟通十九世纪早期和我们时代,他们保存着西方伟大传统的精华,同时垂诸后世。如同我所希望表明的,他们是当时最了不起的批评家:法国的泰纳和波德莱尔;意大利的德·桑克蒂斯;德国的尼采和狄尔泰;美国的亨利·詹姆斯。别林斯基,海涅,卡莱尔或爱默生之类早期人物,他们之间的学术传承,仍然显豁可见,抓住这一点之后,我们就能深透地领悟这些批评家的思想。泰纳基本上是黑格尔信徒;波德莱尔则总结了德国浪漫派的论旨,经过卡莱尔,爱伦·坡甚至柯尔律治(辗转而来)这样的辗转途径,透漏给了他;德·桑克蒂斯和狄尔泰一样,直接师承了施莱格尔兄弟和黑格尔的学说。尼采受到叔本华和浪漫派古典语文学家的熏陶。亨利·詹姆斯浸馈于一种近乎歌德式的艺术有机感。这些批评家为二十世纪的克罗齐,瓦莱里,托·斯·艾略特和许多人物所创辟的更新局面铺平了道路。克罗齐应回溯到德·桑克蒂斯和其前的德国作家。瓦莱里和马拉梅、爱伦·坡相识。艾略特则近取法国的源泉,远凭柯尔律治。但是不论借镜前人的确切联系和渠道如何,十九世纪中变得支离破碎的思想,二十世纪重建起来了:这就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意识,艺术性质的把握。

十九世纪批评有一大特色不容轻视:民族主义。批评显然不是一国一邦之事;为学说风势所传播的思想,到处游移、迁植、飘散开来。论者不能孤立地考虑法国,英国,或德国批评。然而,语言传统和本国民族精神,对于批评发展起着重大贡献。问题的光明一面,在

于民族传统的色彩缤纷,从前几未参与批评论争的国度,开启了批评的风气,比如美国、俄国、其他斯拉夫语国家,西班牙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但是文学民族主义,也存在着阴暗一面:这不仅表现在明显夸大民族性的权利主张,还有关于文学民族性的老问题的长久反复的争论,同时还反映于批评的支离破碎。我们应予考虑的是,十九世纪后期,欧洲各国之间的共同体感,减弱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即便与浪漫主义时代比较而言),这些国家发展中的差异有所扩大。法英两国的交流极为活跃,美国自然而然地从英国主宰之下逐渐解脱出来,这部分得之于法国之助。可是十九世纪早期,在美学思辨方面领先的德国,却陷于莫名其妙的睽离状态,唯有尼采那样性情孤傲的人,才能单枪匹马,克服如此态势。即便批评方面,民族复兴问题也使意大利无暇他顾,俄国则面临十分具体的区域性争端,它们渗透了一切文坛之争。尽管批评的中心问题亘古皆然,最伟大的批评家能够超乎地区范围的视域,批评终究是处于一定历史背景下著书立说,著者头脑中常常要顾及具体对象,同时也受到当代社会形势的制约。我们不应将批评归结为那种形势的映现:我们必须看到,批评如何逾越了任何地方的时代社会的状况,及时探讨了大端问题,即亚里士多德以来争执不休而现今在截然不同的社会政治条件之下依然讨论的问题。然而我们要是想把批评史写得有血有肉,不流于一种播弄思想的影子游戏,那就不可忽视背景环境、具体人物和不同国度。所以根据国度来安排程序则在所难免。法国应当首先讨论,因为从我们时代西方批评的发展来看,法国是最为重要的国家。

XVI

目 录

三、四卷序	1
三、四卷导论	1
第 一 章 一八五〇年以前的法国批评	1
第 二 章 圣伯夫	45
第 三 章 意大利批评:斯卡尔维尼直至坦卡	95
第 四 章 英国批评	113
引论	113
托马斯·卡莱尔	121
托马斯·德·昆西	146
利·亨特	159
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	166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175
约翰·罗斯金	181
第 五 章 美国批评	201
引论	201
埃德加·爱伦·坡	204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219

	其他超验主义者	237
第六章	德国批评家:格里帕尔策直至马克思和恩格斯	244
	上自格里帕尔策下至伯尔纳	244
	海因里希·海涅	258
	青年德意志	269
	格奥尔格·戈特弗里德·盖尔维努斯	274
	黑格尔派批评家	284
	弗里德里希·黑贝尔	299
	阿诺德·卢格	305
	马克思和恩格斯	310
第七章	俄国批评	320
	引论	320
	维萨里昂·别林斯基	325
	文献与注释	352
	著作年表	453
	人名索引	460
	主题和术语索引	484

第一章 一八五〇年以前的法国批评

僵化的新古典主义在法国缓慢地消亡，取而代之的情感说浪漫主义奉献给批评的，无非是注重感受而摆脱规则这条标准。不过即使在波旁王朝复辟(1815)之前，新思想已经四处跃现。批评界一时呈现出诸子百家的繁衍局面：不是朝着一个方向跃进，而是四面开花似的，蔓延至知识界的一切角落。最终摆脱众说纷纭的圣伯夫，此时尚未洗净青年时代思想冲突的痕迹。倘若我们了解他的前辈和侪辈批评家，那就能够更好地理解他的批评。可是这些批评家本身也值得重视：他们奠定了法国文学史修撰的基础，一套象征主义诗歌理论形诸公式，主张文学为人类服务，发起了一场为艺术而艺术的运动。

当时法国继承了十八世纪以来文化史修撰的伟大传统。移用于文学方面，德·博纳尔^①的著名公式总结了 this 传统：“文学是社会的表现。”^[1]早在一八〇〇年，在《论文学》里，斯塔尔夫人就草拟过一个相当模糊的提纲：文学史乃由社会所决定。普罗斯佩·德·巴朗特^②(1782—1866)，在《十八世纪法国文学》(1809)中，十分具体地稽考了文坛之于社会的影响。巴朗特力求用新眼光去评述围绕法国大革命因由的争论，他和斯塔尔夫人相识，但撰写此书时，却是拿破仑手下的官员。他抱叹启蒙哲学家破坏性的激进主义，根据含混的康德观点，驳斥感觉论哲学的前提；不过他懂得，法国大革命的导因不是伏尔泰或卢梭。十八世纪的法国著述，实为“社会通病的征象”。²文人变成了代言人，反映的是旧制度^③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所引起